



「一生是盡力兵學研究的人。」

## 我記憶中的李浴日先生

魏希文

李浴日兄永遠安息在天堂了，但他的為文化事業而努力的精神却永遠活在我的記憶裡。當我看到戰鬪月刊復刊，當我知道他的夫人賴瑤女士為復刊而工作的情形，令我非常感動，我想浴日兄在天堂也會含笑吧！

現當浴日兄逝世三週年之際，我想寫下一點我對他的認識。我們可以說是由於同一個興趣而結識起來的：那是抗戰勝利以後，我在南京中山東路開了一家書店，他在我附近不遠的一條街上有一家書店，其實這都是我們自找麻煩，一則我們都不懂做生意，因之我們許多想法都非常天真；再則我們用在書店裡的時間不多，只是抱了一個理想去做，許多事務上的事情都是假手於人的，因之在經營上並不成功，好在我們並沒有想在這上面賺錢，只求其能維持就很滿足。

當然我們並沒有很順利的維持下來。但他掙扎奮鬥的精神比我好，那時他正辦着世界兵學雜誌，他正在計劃着一套世界兵學叢書，其中大概以「中國兵學大系」為主要。他每次見到我，就談他這些計劃。我每次到他家裡去，也總看見他忙着整理他的資料，那種苦幹的精神非常可感。我知道他辦刊物，是他唱獨腳戲的。他的太太便是他唯一的助手，大概登賬發行都是他太太

一手包辦的。有一次我非常感動，那是很炎熱的一個夏天下午，湊巧在我門前遇見他，他挾着一個很厚重的皮包，滿頭是汗匆匆地同我打個招呼，說他要到幾家書店去看看。我當然明白他是送書去和結賬的。一個整日用思想去寫作的人，却還擔任了一個送書的工役所為的工作，我看見他在火傘下沉重地走去的背影，我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悲愴。

後來我們談到怎樣籌建一個孫子紀念亭，他邀我做一個發起人，自然我是贊成的，我記得那本簿子上有他寫的緣起，也有不少人都簽了名，而推為籌備人的有楊昌言、柯遠芬、彭戰存、齊廉、徐森、陳縱材、高植明、方濂霞和本人等。而為這件事日夜奔走的便是李浴日兄了。

我記得開過好多次籌備會，有幾次是在晚上，因為大家白天忙着本身的工作，可是晚上在他家裡一談，往往談興大發，孫子紀念亭的事談得越多，他的困難和忙碌也就越大，而他是樂意接受這份工作的，因之他跑過好幾次蘇州。有一次是三十六年秋天，他邀我們大家一起去看看，他那胖胖的身軀，夾着一個裝滿籌建孫子紀念亭的計劃和資料的皮包，東奔西走那是一種極其誠摯的熱情支持他，也可以看出他對孫子至高的崇敬

心情。以後我去各地，他仍然是忙於這件工作。在南京淪陷後，我們就彼此消息斷絕。

後來，我們在臺灣見面，老友相見格外親切。他第一件告訴我的事便是蘇州孫子亭籌建的經過，他在書堆裡找出一篇他寫的「蘇州虎丘孫子紀念亭追記」給我看，孫子紀念亭改建孫子紀念碑經已完成。但在戰亂砲火中，浴日兄所花的心血精力和時間，尤以孫子十三篇全文石刻，由蘇州國學巨子汪東先生書就，錢榮初先生刻石，惜尚未能移建碑旁，而蘇州已棄守。（此石刻據李浴日先生文中述及已埋藏地下。）將來反攻之日，浴日兄這一遺志是應該由他的朋友來完成的。

他早年留學日本的時候，就致力於孫子兵法的研究，其著作有「孫子兵法新研究」、「孫子兵法總檢討」以及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」、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」、「兵學隨筆」、「決勝叢書」等。他一生可說是盡力兵學研究的人，他搜集了二千餘年來固有的兵書精華數十種編輯「中國兵學大系」，並擬與諸兵學作者共同註釋後出版，惜尙能完成，他便在四十四年夏病逝臺灣，這實在是我們國兵學界重大的損失。

他的生活簡樸，如果在街上看見他，總是夾着一個皮包蹣跚步行的。也許他用腦過度，早年就看見他兩鬢白髮，到臺灣來他的白髮似乎更多了。他顯然歡喜用思想，我發現他隨時都沉浸在一種思考中。

現在他的夫人賴瑤女士繼承他的遺志，把五千餘頁的「中國兵學大系」印出來，這實在是一部現代軍人應人手一冊的大寶典。李浴日兄在天之靈當可安息了！